



# 光雾山冬雾

□ 杨绍碧



美文阅读

光雾山,是雾的世界,也因常年云雾缭绕而得名。当寒冷的天气来临,雾中无数零摄氏度以下而尚未结冰的雾滴在风中飘荡,当碰到在零度以下的树枝等物时,便不断地积累、冻结,再次凝成白色松散的冰晶,这就是冬之精灵——雾凇。

光雾山的雾,由动态变成静止的便是雾凇,常常是一夜之间,冷酷的严寒耐不住所有冬的精华,苦苦哀求施放出神奇的魔法,让其透过晨曦、穿过雾霭、裹着热气、爬上山峦、掠过深谷,悄悄地凝固在四十万亩原始森林的树叶树枝之上,扑朔迷离地塑造出雾凇鲜活神秀的瑰丽生命。有的晶莹剔透,有的白雪绒绒。可树叶树枝却永远是雾凇的主体,它决定了雾凇以千姿百态、琼枝玉树的姿态诞生和存在,或飘逸摇曳,或张扬苍劲,或团团簇簇,或根根分明。

光雾山雾凇的美,其实就是树枝的美。这是米仓山森林公园冬之美的另一个视角。春、夏、秋三个季节,人们欣赏的仅仅只是叶的美,是叶的色彩、形态以及树冠的美,树枝的线条美却往往被满树的叶子遮盖了。只有当冬日有些树种的叶子全落了,才能尽显树枝的线条美。

条美。

细观眼前雾凇,她是水气依附树枝形成的冰晶,是大自然给树枝量身定做的冬装。因为有了这身冬装,光雾山的树枝线条美才被人们发现。可以说,树枝是雾凇的灵魂,雾凇是树枝美的重塑。

大自然是公平的。冬季看似比其他季节寂寞与单调了很多,当光雾山没有了层林尽染、万山红遍的时候,却因为雾凇的存在而呈现另一种美。这种美,脱去了艳丽,洗净了铅华,却多了一份透彻和沉静。

有两个冬天我亲眼见证过光雾山的雾凇,见证过她的来临和飘落。第一次是一个冬日的清晨从光雾山镇返回,一出镇就见满山玉树银花,似雪非雪,棵棵树木像从白色珊瑚的景致。第二次也是一个冬日,我带重庆书画摄影

者一行去光雾山,那是上午十时左右,我们正见到雾凇的飘落。此时,阳光下松软而洁白的雾凇变成片片雪花,飘飘洒洒地追逐着、飞舞着,慢慢地散落下来,落在我们的头上、脸上,也甜甜地落在那些摄影者的心里。原来雾凇来时“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去时却又“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真乃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一派天地使者的凛凛之气。

光雾山一到冬天,冬之精灵就让峰峰岭岭缀着同一洁白的韵律,叠叠嶂嶂,在飘渺中,逶迤而延。见到她时,就会让我们体味到宋代文学家曾巩《冬夜即事诗》

中的“园林初日净无风,雾凇花开户树同”的真谛;那“白发三千丈”的著名诗句也会久久地萦绕在我们翻滚着浪花的心头。

光雾山的雾凇,她没有秋菊的典雅艳丽,却有秋菊的傲气;她没有兰花的妩媚嫣润,却有兰花的骄气;她也没有芙蓉的秀美馥郁,却有芙蓉的豪气;她更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却有牡丹的贵气。那枝叶树枝上,倔强地伸展出来的洁白的花儿,透明的瓣儿,玉骨冰心,俨然带

着咄咄逼人的霸气。因为,凇花儿是唯一能够脱离土壤而生存下来的一种奇妙的生灵。

光雾山的雾凇,这是冬雾的杰作。她清爽、挚朴、端庄、圣洁、恬静。她让千千万万个瞳孔感受醉意、感受朦胧;也感受清新、感受一份纯真的美。

感悟人生

## 退休感怀

□ 孟昭俊

岁月沧桑数十年,弹指一挥间。

数十年来,我们耕耘理想,追求事业;我们挥洒汗水,播种希望;我们有过成功,有过挫折;我们经受过梦碎时的痛苦,品尝过梦圆时的欢乐。诸多过往事,深留记忆中。

人生是一部书,有的人人生如鸿篇巨制,充满华章异彩,就一般人而言,难以望其项背。而我个人觉得,平实无华的人生,虽说不上轰轰烈烈,但也同样芬芳。

我们从各自

不同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我认为,退休不应退志,退休更不能褪色,退休是角色的转换,退休是阵地的转移。退休了,我们还有余热可发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社会多做些益事,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我是西华门社区演出队的领队,又是西华门社区监事会的成员和居住地院委员会主任。多年的辛勤努力,社区和谐、邻里和睦,老院落旧貌换新颜,我获得了青羊区“百姓学习之星”等多项荣誉。只要真情付出,就会赢得民心。

回想退休十多年来,我曾自费赴延安、西柏坡革命圣地参观学习,聆听革命传统教育,去广

安、仪陇瞻仰邓小平、朱德故居,重温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我还曾自费和战友一起去广西凭祥市,为长眠在祖国南疆的革命烈士扫墓。站在烈士墓前,我热泪盈眶,无限感慨涌上心头,“光阴荏苒三十年,战友重逢去边关,挥泪祭拜英烈墓,激励来者永向前!”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让我对今天的幸福生活倍加珍惜。

步入古稀之年,我深深感悟到:人这一辈子,只要有了坚定的信念,崇高的理想,强大的精神支柱,就一定能活得充实、活得自信、活得精彩,活得更有价值!

(作者系四川科技馆离退休一支部党支部书记)

## 北窗竹石

□ 姜维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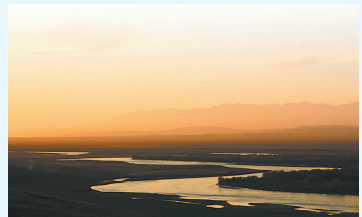
种满了风声,北窗有听雨轩,笋溪河里寒石露骨,她肘倚竹筐那女子,就能照出一瓢水

凤尾,长满稗草三合场,没人听见它暗处的疼,石头醒了酒才不会宿醉,北窗怎么还没打开

亭外,竹木摇曳淡竹叶,也是药引子紫竹螺丝竹,平分秋色居士先生,每一个词都填成了唐诗

## 陈河

□ 蒲苇



一条河姓陈,就曼妙起来银耳,是陈河响亮的外包装频频微笑在大小商城的陈列里

一条河,像根飘逸的彩带缓缓流淌在崇山峻岭的怀抱孕育了地木耳,花菇,野百合竹笋,金银花和富硒的山茶

多么富饶的村庄,依然祥和的家园云蒸霞蔚庇护着娇贵的耳花悠扬的山泉与鸟语花香,琴瑟和鸣农事的地图上,朵朵笑靥如花

岁月的车轮颠簸在朗照的日光里优雅的水雾,点缀着碧波润泽别致的陈河阿,多像年富力强的小伙利索地修饰着万顷田垄的丰硕

## 放弃投资

□ 段联保

“塘底的清脏、整淤和消毒工作已接近尾声,再晒几天太阳就可蓄水。李伯,您的投资款可以打过来了!”

对方答道:“钱恐怕不能打了。我娘在住院,每日花钱如流水。投资鱼塘,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放弃。”挂了电话,吴军心里涌起一股失落:“咋说不投就不投了!”

他给王勇打去电话:“王叔,鱼塘已开始蓄水,三五天就能放鱼苗,您的投资款可以打过来了。”

“老爷子病了,下周动手术,手术费好几万。我惟有忍痛割爱,放弃鱼塘投资……”王勇说。

又少一个投资者,真的是邪了门。不是合作得很愉快吗?每年的收益都不错,咋就……吴军百思不得其解。

他拨通了张智的电话:“张哥,鱼塘水已蓄满,制氧泵测试正常,万事俱备,您的投资款可以打过来了!”

“丈母娘得了怪病,已入院一个多月。上月花了我五万,本周又汇去三万,资金即将出现赤字,鱼塘投资只能放弃了。”张智说。

同时家人生病,同时放弃投资,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此事定有蹊跷。吴军以喝酒为由约来张智、王勇和李聪。大家一见面,三个投资者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鱼苗早一天入水,咱们早一天获利。时间就是金钱。你们在犹豫啥?”吴军怔怔地问。

王勇讪讪地说:“如今的你,有娴熟的养鱼技术,又有雄厚的资金,我们几个再投资鱼塘,就是从你口袋里抢钱……”

吴军是个孤儿,是在这个村里吃百家饭长大的。他农大毕业后执意回乡用技术报答乡亲……

小小小说看台

## 十项全能

□ 李志宏

退休后,进入了老年大学。因为热情高、兴趣广、才艺多、底气足,很快,我成为了老年大学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前年,县里举行庆国庆大型文艺汇演,我写了一首诗《歌唱春天》,并登台朗诵,一举拿下了“金笔奖”和朗诵奖。

去年,市里举行老年大学篮球联赛,我帮助球队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决赛,更是在决赛的最后时刻,“嗖”的一声投出去,一击命中,绝杀对手。

今年,省里举办老年大学的交谊舞交流演出班,跳的都是国标,我对慢三、慢四、快三、快四、伦巴样样精通,舞得出神入化,让观众心醉神迷,收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这一天,老年大学的郝校长找到我:“小李啊,我要特别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为我们老年大学带来了诸多荣誉,我这个当校长的,与有荣焉!”

我高兴地说:“校长,不用客气,我也是老年大学的一员,为集体争光这是应该的。您说,是不是又有什么活动,有需要我报名参加的吗?”

校长听了,惊奇地问:“这

么说,你还有绝活?”

我哈哈大笑,“不多,就十项全能。我除了会写文章、懂书画、唱歌,打篮球、羽毛球,跳交谊舞,我还会打麻将、打乒乓球、玩桥牌和钓鱼。”

校长听了为之一振,“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用,在你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我找你呢,正是想请你开个讲座,向学员们讲讲你是如何练就这一身学识深厚、功夫了得的真本领。”

我连连摆手,“校长,这就不用了,也没什么窍门。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观千器而后识剑,操千曲而后晓声,功到自然成,熟能生巧罢了。这些道理我们都懂的,只要勤学苦练,每个人早晚都能成为行家。”

见我说得这么肯定,校长疑惑地问:“那为什么别人只会一两个强项,而你却能十项全能呢?”

我听了,感慨说:“我当了近四十年办公室主任,前后服务了十个局长,每个局长都有不同爱好,我为领导服务,自然就学有所成了……”



凝望

沈军 摄

## 同学聚会

□ 孙长菊

前不久,接到高中五一班同学聚会的邀请我欣然前往。家乡早已开通高铁,我决定体验一下坐高铁的感觉。

下了高铁我乘出租车到达聚会的酒店时,停车场早已停满了宝马、奔驰等各种高级轿车,我看到久别重逢的同学们三三两两一边往酒店走一边火热地聊着什么,他们礼貌性地跟我打声招呼后又自顾自地聊了起来。想想五年前那次聚会,男同学们的眼里都会放光,争着来帮我这个当年的“班花”拿行李的情形,心里不免有些失落。

上到二楼,宴会厅很是热闹,男同学女同学众星捧月似地围着杨静

同学问这问那,有的给他倒水,有的把削好的水果递了上去……杨静是我们班不大爱说话的同学,若不是当年与她同桌,我几乎已经忘了她。人到中年的杨静完全一副家庭主妇的样子,头发没有打理过,穿着也不大讲究,一件蓝色的羽绒服从头套到脚臃肿已经看不出哪是腰哪是胸。她今天咋就这么受欢迎呢?我暗自想。

作为同桌,我也想与她打声招呼,可没有机会。

谁也没有注意到我这个来得最远的同学,我只好悻悻地找个角落坐下,知趣地自己玩起手机来。不一会儿,随着一阵茉莉花香水的飘

来,一身贵妇打扮的“快嘴”王丽同学一边埋怨那堆同学一边拉出椅子坐到我旁边,我问:“什么情况?杨静她……”王丽打断我的话:“人家老公当上局长了呗,这次同学聚会就是那几个当老板的同学安排的。”“哦!”我小声应道。“什么同学聚会,就是找个合适的地方拉关系,比排场。对啦!你老公在哪里高就?”跟我说话的王丽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热闹的人群。“他下月要调回我们县来当县长!”我随口道。“哎呀,我就喜欢你这样低调的同学,走!咱们到雅间聊去。”瞬间,王丽笑靥如花地看着我,不由分说拉着我就走。

## 征稿启事

本报文艺副刊《墨香天府》立足四川,面向全国长期征稿,作品体裁形式多样:诗歌(20行内)、小小说(1000字内)、散文(1200字左右)、书画及摄影作品等。欢迎来稿! 征稿邮箱:984115492@qq.com